

一個人的聖經

——正崎報

撰文／何依純 攝影／鄭爵儀

什麼樣的報紙會從寫文章、編輯到發行都由一個人獨立完成？

什麼樣的報紙會完全充滿個人言論，而沒有一般報紙的報導性新聞？

什麼樣的報紙是由一個人出資發行，而沒有任何的捐款及贊助？

什麼樣的報紙會在面臨許多困難時還是堅持一定要發行？

什麼樣的人會如此特別如此執著呢？這份報紙就是『正崎報』，而這個正崎報的靈魂人物就是一朱政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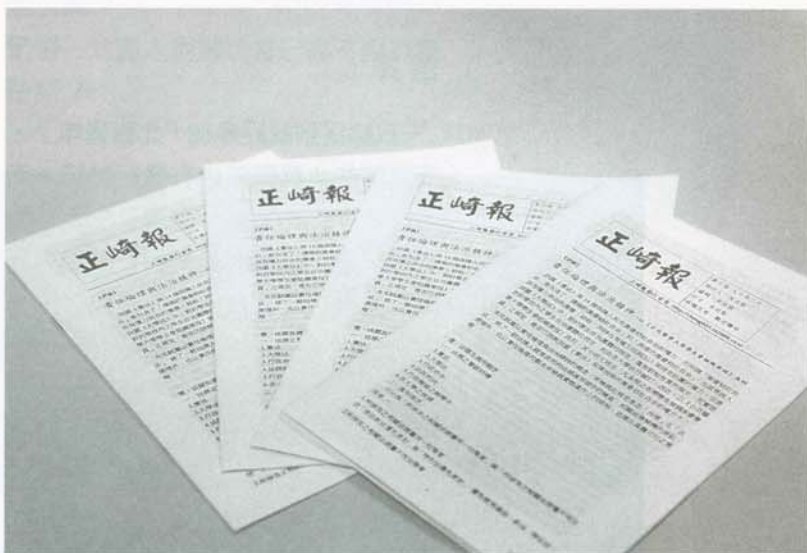
正崎報

正崎報從發刊到現在已經出了三期，第一期是在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前出版，出版了十一頁，第二期是在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出版，出版了十六頁，而第三期是在民國九十年二月出版，出版了二十五頁。沒有固定發行的時間，這期間還包含有九期的電子報，當電子報上的文章量累積到一定的程度時，就將其整理為書面性的刊物發行，「電子報現在訂閱的人數也累積到一百八十人了，不過因為最近事務較繁忙，所以電子報的發行也較以前不固定。」朱政騏笑笑地說。

緣起

「大學校園中其實需要一個『論壇』(forum)的存在，可以對現存的制度、現象加以討論、批判和反省，才會有能力改善問題。」在正崎報的發刊詞中提到「而這個論壇的範疇，不應該

僅止於局限在校園之內，而要對整個社會，甚至於對全世界的人類和環境投注以關心；並且這個論壇的觀點必須是批判的(critical)，才能真正具有發現問題的能力。」所以創辦正崎報是希望有一份完全獨立的、不受任何威權宰制的刊物，也期盼能在校園中形成一個論壇或論壇的一部分，讓學生能關心自己身旁的事物。



創立

北醫已經有很多刊物了，為何還要自己創辦一份正崎報呢？「因為北醫裡缺少論壇性質的報紙。就拿『綠杏』和『人報』來說，比較偏向於報導性新聞，較著重於報導校園內的消息，而論壇方面的文章幾乎是沒有的。」「而且一群人辦報紙會擔心太

堅守的人固一

雜誌五

嚴肅沒有人看，所以會趨向生活化，因為當時找不到想法相接近的人，所以想採用逆向操作的方法，因此『正崎報』就問世了。」一開始會一個人發行報紙，是希望看到這一份報紙且引起有共鳴的人加入，不管想法是否相同，只要願意表達自己意見的人都歡迎其加入，激起大家對生活上事物的關心，不再將生活的目的視為多取得一些物質生活上的條件，來滿足自己的欲望而已。

選擇

朱政騏提到曾經參加「北醫青年」，而當時的北醫青年也有發行雜誌，而選擇不在北青投稿，而自己出資辦報的原因是，因為北青是個有歷史的社團，所以已經有其既定的傳統了，若在北青投稿會有太大的束縛和壓力；而且希望大家關心的並不僅僅是北醫的事物，還希望大家能多多關心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情，走出北醫這個小圈子，將自己的視野放大，養成對這個社會的責任感，重視個人的人文素養，不再只是明哲保身。

正崎報的特色是對很多事物的關心，曾經寫過勞工問題、性別議題和基因改造等專題，並不會只是局限在校園內的事情，這也是鑑於醫學院的學生大多拿醫學院學生的身份來當擋箭牌，使自己不去關心其他的事物，認為自己是學生，做好學生應盡的責任就好了，不需要特別的去知道

別的事情，而且醫學院本來就是比較封閉的地方，若受專業知識會讓學生變冷漠，變成只是讓自己多增加一項謀生的工具而已，而對這個社會沒有責任感的話，不就正如愛因斯坦所說：「專家就是一群訓練有素的狗」。所以朱政騏才會堅持繼續出版發行正崎報。

掙扎

任何刊物都有其必須要面對的困難，當然正崎報也有許多難題。當正崎報第一期出版時，朱政騏曾經到教室發放正崎報，上課前發下去，下課的時候再回到那間教室時，發現『正崎報』散佈在桌上、抽屜和地上，於是只好一本一本的將它回收回來。雖然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，但還是沒有澆熄朱政騏辦報的決心，甚至還發行了電子報，希望得到讀者更直接的回應。然而幾乎沒有人投稿，到目前為止只有兩個人曾經投稿過，也因為沒有人投稿，所以正崎報上的文章全都是朱政騏自己寫稿或整理上去的。

沒有經費來源也是問題所在，發行正崎報的錢都是朱政騏自己出資的，由於經費不多，所以每一期的正崎報只有一百五十到二百五十份。也因為份數不多，所以能看到的人也有限。雖然希望有人贊助，但又怕正崎報才剛剛起步，還沒有一個很清楚的立場，也沒有主體性，若有人贊助會影響正崎報言論上的自由，會產生爭

議，因此並不會想要找人贊助。不過，若有讀者看到正崎報而覺得可以捐款贊助的話，倒是非常歡迎。

不過，現在並不是學運的時代，出版一份刊物並不會遭到太大的阻力，刊物也較為多樣，雖然言論自由了，學生對具爭議性的議題也較不關心，往往都抱著獨善其身的想法，只要不妨礙自身的利益就不會去管。而且我們身旁充斥著許多的資訊，也正因為資訊多，所以學生能關心的事物也變多了，相對的對刊物的關注就減少了，也因為正崎報份數少，所以正崎

報或許並沒有讀者。

是否？

面對正崎報這樣一份刊物，面對朱政騏這樣一個人，

是否，北醫人已經越來越冷漠了？

是否，北醫人真的就拿醫學院的學生這身份來當擋箭牌，而不關心身旁的事物？

是否，北醫人只將受教育當成一種謀生工具？

是否，北醫人對這社會已經不再有責任感？

